

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



[苏]梅德维杰夫 等著

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



（苏）勃列日涅夫著 何德

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

〔苏〕 梅德维杰夫 等著

丹 山 选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罗进德

封面设计：肖 昱

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

〔苏〕梅德维杰夫 等著

舟 山 选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外交部街甲 31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5.5 字数：116 000

1990 年 9 月第 1 版

199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2-0302-4/K · 53

定价：2.15 元

60576/42

编者的话

32

勃列日涅夫曾在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当政十八载，时间之久，仅次于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的历任苏联领导人中名列第二。然而他的政绩同他在位的时间似乎并不相称。据现在苏联舆论界描述，七年前，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他留给后世的是个发展“停滞”的社会：经济状况濒临危机的边缘，社会、政治矛盾尖锐复杂。作为苏联这个大国的主要领导人来说，不论在勃列日涅夫生前，还是在他死后，苏联和世界舆论几乎一致认为他太平庸了。他既无法与列宁那样具有恢宏的天才、渊博的知识、巨大的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相比，也缺乏斯大林那样的钢铁意志。就是在赫鲁晓夫面前，他也相形见绌。他没有雄辩的演讲天才，也写不出漂亮的文章……那么，他是怎样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里攀上权力顶峰的呢？又是怎样维持自己的统治，并且一直维持到理智与肉体都达到瘫痪、“昏迷”的状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死在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位子上为止呢？这对普通苏联人，更不用说对外国人，都是值得探索之谜。

近两三年来，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时期成了苏联舆论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许多曾经同勃列日涅夫有过或多或少直接接触的“见证人”，从事政治、经济、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竞相撰写文章，披露了许多过去禁止透露的材料，并且从各自看

• • •

问题的角度出发,进行了一些分析,其内容涉及勃列日涅夫上台的背景、内幕,他实行统治的风格、手段,以及勃列日涅夫现象产生、发展的条件和土壤。这些分析未必都深入或都正确,但是了解苏联舆论界透露了一些什么材料,他们又怎样进行分析,这也许还会使中国读者感兴趣的。这就是我们选译这本小册子的本意。

本集收入的是苏联有关勃列日涅夫的众多文章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其作者既有前领导成员以及在苏联国内外颇有名气的评论家、历史学家、记者,也有普通群众,还有勃列日涅夫的亲属。他们掌握的材料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有差异。他们有共同的观点,也有截然相反的意见。我们一律照原样译出。这样做是为了尽量全面地提供情况,以便读者自己作出判断。

勃列日涅夫时代已成为历史。十八年的统治者勃列日涅夫只不过是来去匆匆的历史过客。如果他现在在苏联人的记忆中毕竟还留下一些痕迹,那么与其说是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或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还不如说更多的是作为造成“停滞时期”的罪人。他在位前期苏联的发展留给苏联人的印象,远没有后期“停滞”留下的印象深刻。这也许是这位自封的“苏联英雄”称号四次获得者所始料不及的吧。

目 录

罗·梅德维杰夫	
勃列日涅夫的政治肖像素描.....	1
费·布尔拉茨基	
勃列日涅夫和解冻的破灭	
——对政治领导本质的思考.....	36
雷涅夫	
从解冻到停滞	
——同已退休的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沃罗诺夫的	
谈话.....	67
斯图鲁阿	
两幅照片，一副面孔.....	78
德·利哈诺夫	
昏迷.....	93
安·勃列日涅夫	
祖父去世之后	
勃列日涅夫的孙子——谈他、谈自己、谈我们.....	153
亚·瓦辛斯基	
家族像谱	
——《祖父去世之后》在读者中引起的思索.....	160

勃列日涅夫的政治肖像素描

罗·梅德维杰夫

政治家的死亡及政治上的死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说过，真正的政治家在肉体死亡之后，政治上是不会死的。其实，在这方面政治与人类活动的其它领域并无多大区别。有许多人虽然已离开人世几十年、数百年，但是他们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们不仅继续活在历史教科书中，而且也活在当代的政治、文化中，至今仍然对某些集团、党派、民族，有时甚至对整个人类的观点、情感和行为发生影响，尽管这些影响并不总是有益的。但是，更多的政治家或者文化活动家的影响只限于他们在世时。甚至可能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一旦离开政治舞台，对自己的国家和党就失去意义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政治上的死亡。铁托认为，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死亡甚至比肉体上的死亡更可怕。列·伊·勃列日涅夫的结局正是这样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巧合，他在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身居极为重要的政治职位，在国际生活中及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在历史教科书中应该为他写上几笔，甚至是几页；但是，作为一个人物，他是那么平庸；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那么缺乏才气，他很难指望有长久的政治生命。事实也正是如此，勃列日涅夫很快就

开始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不论从直意上，还是从转意上说，都是如此。

勃列日涅夫尘世生活的终结

勃列日涅夫一直到 50 岁，甚至 60 岁时，都不太关心自己的健康状况。他从不拒绝生活所能给予他的一切享乐，虽然这些活动并不都有利于延年益寿。

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第一次出现严重问题看来是在 1969—1970 年间。在他身边开始有医生经常值班，在他的住处也设立了医务室。1976 年年初，勃列日涅夫已经发生过通常被叫做临床死亡的现象。但是，医生把他救活了，不过，他有两个月的时间不能工作，因为他思维和说话的能力受到了损害。从那时起，一直有个配备着各种必需设备的急救医生小组守候在勃列日涅夫身边。尽管关于我国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是必须严格保守的国家机密，但是所有的人都能从电视屏幕上清楚地看到，勃列日涅夫在日渐衰颓下去。美国记者西蒙·海德写道：“每当这个身体臃肿的人鼓起勇气走出克里姆林宫大墙的时候，外部世界都在仔细地寻找他健康状况垮下去的征候。随着苏维埃制度的另一个台柱子苏斯洛夫的故去，这种令人害怕的、专注的关切更加强了。1981 年 11 月，勃列日涅夫与盖·施密特会见时，他差点没摔倒，有时，他看起来好像一天也挺不下去了。”

实际上，他在全世界面前正缓慢地死去。在最后 6 年里，他发生过好几次心肌梗塞和中风，医生几次把他从临床死亡的状态中抢救过来。最后一次发生在 1982 年 4 月，是在塔什干的不幸事件之后。

自然，病魔缠身开始影响勃列日涅夫管理国家的能力。他不得不经常中断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者是把这些事交给私人助手去办，助理班子不断膨胀。勃列日涅夫的工作日缩短到几个小时。他开始不仅夏天，而且春天也去休假。渐渐地，他连完成简单的礼节性职责也越来越困难了。他已不能理解周围发生的事了。但是他身边那许多腐化透顶、贪污成性的权势人物都极力让勃列日涅夫哪怕是只做为形式上的国家元首，不时地在人前露露面。他们简直是牵着他走来走去。结果更糟：这个老态龙钟、虚弱多病的苏联领导人与其说引起同胞们的同情和怜悯，还不如说激起了他们的恼怒和嘲笑，这种情绪越来越公开化了。

1982年11月7日，在阅兵和游行时，尽管天气不好，勃列日涅夫还在列宁墓的观礼台上站了几个小时候。外国报纸写道，他看起来比通常的情形甚至还要好些。然而，仅仅过了三天，末日就来临了。清晨，在吃早饭时，勃列日涅夫到自己的书房里去拿什么东西，但是很长时间没回来。他妻子感到不放心，从厨房里出来找他，看见他倒在写字台旁边的地毯上。这一次医生的努力未能奏效。所以在勃列日涅夫的心脏停止跳动四个小时之后，公布了他的死亡消息。第二天，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列·伊·勃列日涅夫已经去世。

勃列日涅夫政治上死亡的开始

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在报道中指出，许多普通公民对勃列日涅夫死亡的消息处之漠然，态度平静。人们早就在期待着这件事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他的“罪受到头了”。她不

久前还怀着怜悯的心情对我说：“他这么老了，又患病，还强迫他工作。”这个妇女和她的丈夫都比勃列日涅夫年轻、健康，但是他们都早就退休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确实，大多数人对勃列日涅夫死亡的消息都处之泰然，一丝一毫“全民悲恸”的气氛也没有。

在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告苏联人民书中说，“列·伊·勃列日涅夫的生活和活动将永远成为忠实地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服务的鼓舞人心的典范”。1982年11月12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上，也可以听到类似的话，说什么“列·伊·勃列日涅夫将作为彻底的、热情的、不知疲倦的争取和平及各国人民安全的斗士永远留在高尚人们的记忆中”。在举行葬礼那天，列宁墓的观礼台上又讲了这样的话。

然而，两周之后，在例行的中央全会上，尽管是间接的，却出现了対前任领导的许多缺点和他当政时形成的官僚主义的管理作风的尖锐批评。报刊上，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的照片也从莫斯科建筑物的墙上和办公室的墙上取了下来。在报刊杂志上，勃列日涅夫的语录或对他讲话的引证几乎消失了。1982年12月为悼念勃列日涅夫而组织的各种活动，只是走走形式而已。为此而召开的群众大会和会议的消息报道都很简短，而且还刊登在报纸的最后一页上。在庆祝苏联60周年的大会上，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只出现了一次——在契尔年科的开幕词中。另一方面，报告人所说的“党和人民必须致力于干实事，而不是喊响亮的口号”被认为是对勃列日涅夫的批评。与会者对这句话报以热烈的掌声。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9卷《遵循列宁的方针》，以及他的回忆录最后几章的出版，报纸上只作了很有分寸的评论。在

苏共中央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80 周年的提纲中,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安德罗波夫的名字,但是没提勃列日涅夫。从 1983 年 2 月起,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就几乎不再提了。在莫斯科纪念列宁诞辰 113 周年的大会上,米·谢·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也只提到勃列日涅夫一次。他被遗忘的过程不仅反映在报刊上。在任何一个苏联家庭中都越来越少提到勃列日涅夫,他的形象正在从人民的头脑里消失。就这样,我们不仅是勃列日涅夫个人崇拜逐渐破灭的见证人(多少年来徒劳无益地培植这种崇拜),而且也看到了他政治上死亡的开始。

勃列日涅夫政治死亡的主要原因

在 1982 年 11 月 12 日发表的简短的医疗公报中,公布了勃列日涅夫肉体死亡的基本原因。关于他政治上死亡的原因也用这么简单的语言就难以说清楚了。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说的是,勃列日涅夫给自己的继任人留下了问题成堆的沉重遗产。实质上,他当政的最后五年就是经济、政治危机不断加深的年代。在这些年里,任何一项经济发展计划都没有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还不到 2%,而且许多重要的经济指标都在恶化。动力、煤炭、林业、运输、多种消费品的生产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连续四年歉收,其过错不能全推到不良的天气上。谷物产量下降得最严重。相应地,从国外进口谷物和食品的数量也增加了。食品店的货架子上空空如也,在大多数工业中心,不得不实行食品的限额分配。卖高价商品的商店网扩大了。这一切,都引起了广大居民的不满。

苏联的国际地位变得异常复杂了。“缓和”时期取得的成就已感觉不出多少了，同美国的关系使人想起最糟糕的“冷战”时期。东西方国家的关系处于更加危险的、向耗资巨大的新一轮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升级的边缘。在东方，苏联领导人面临着阿富汗这样的难题；而在西面，波兰问题也不比前者轻松。中越冲突、柬埔寨问题、保守党领导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掌权——所有这一切都使苏联对外政策问题的解决更加棘手。

政府在缓和年代和在经济发展较快的60年代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本丧失殆尽。许多外国评论家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时代时都指出，在他当政时，苏联的军事实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历史上第一次与西方的联合军力达到势均力敌的状况。情况确实是这样。然而，连最坚决赞成加强苏联军事实力的人也明白，军事工业综合体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经济机体上的毒瘤，它的发展必然会限制民用经济部门的发展。因此，没有雄厚、协调的经济、没有先进的工艺、没有能向全体居民提供优质食品和必要的战略储备的繁荣农业，不要说进一步扩充，就是维持苏联的军事实力都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政治上、经济上，甚或军事上的失败和困难不可能是某一个国家或政党的领导人政治上死亡的唯一原因。许多伟大的政治领袖在创业时都遭受过挫折，他们都可能生命行将结束时，看到事业的败落，但是这不会自动地导致他们政治上的死亡。有时，某些政治家或文化活动家博大深邃的人格和活动在其继任人及后代充满感激之情的怀念中还会发扬光大。

然而事实真相在于，勃列日涅夫并不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甚至连杰出都谈不上。如果给他做个最简单的评价，那么我首先要说，他是个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很弱的人，这正是他与所有的前任不同之处。他不具备列宁那样的智慧和政治天才。他没有斯大林那样超人的意志力和凶狠的专权本领。他缺乏赫鲁晓夫那种非凡的独立精神，宏大的改革思想和充沛的工作能力。不论从性格上看，还是从智力上看，勃列日涅夫都是个平庸浅薄的政治家，不过在组织内部搞阴谋他倒是个能手。

毫无疑问，勃列日涅夫做为领导人和一个人物，他的弱点不能不对国家的状况发生影响。这里没有简单的、机械的联系，因为不论是苏联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的恶化还与一系列客观原因有关。但是，一些主观原因也加重了困难的严重性，其中也包括勃列日涅夫及其最亲密的伙伴们日益衰朽这个原因。1978—1982年这一时期形成的苏联领导核心已无力克服客观形势的不利影响。而且问题也不仅仅在于因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基里连科，部分地还有柯西金年事已高，重病缠身，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满脑子只考虑自己的健康问题。让我们回忆一下：列宁在1922—1923年间也身患重病，医生常常只允许他一天工作10—15分钟。但是他在这段时间里说的、写的和口授的东西几乎是他留下的遗产中最重要、最成熟的那部分。1949—1953年间，斯大林也患重病，但这丝毫也未削弱他专制统治的威力。至于勃列日涅夫，在生病的时候，他实际上已完全放弃了对国家的领导，把事情都交给一大群追随者或助手去办。

1982年11月12日，契尔年科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中谈起了勃列日涅夫非凡的能力、敏捷的智慧和无比的勇敢，谈他的机智灵活、对下属的严格要求及对一切官僚主义表现持不

能容忍的态度等等。照这样，他还可以谈死者杰出的文学天才（他总不会平白无故地得列宁文学奖吧）、谈他深邃渊博的科学知识（他也不会无缘由地得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吧），或者还可以谈谈他杰出的统帅和讲演天才呢。甚至西方刊登的许多关于勃列日涅夫的文章也说他是个强有力的人物，说他具有出众的智力、善于巧妙地战胜竞争对手。但是，所有这些评价与真实情况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勃列日涅夫从来也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强有力的人物”。他是个意志不坚强、性格软弱的人。在许多方面，他不仅是个老好人，而且是个软骨头。一些对普通百姓来说甚至是值得称道的品质，对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来说，就不太相称了。

1970 年的“悄悄的政变”

60 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里仅仅是个排行第一的平等成员，政治局委员中有许多人早在斯大林在世时就提上来，地位已在勃列日涅夫之上。其他政治局委员是在赫鲁晓夫时提升的。然而，勃列日涅夫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就可以提拔自己的亲密朋友了。例如，1966 年决定恢复赫鲁晓夫时期被撤销了的联盟内务部。根据勃列日涅夫的建议，尼·阿·谢洛科夫成了新内务部长，他是勃的朋友，也毕业于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谢那时仍在摩尔达维亚^①工作，任该共和国党中央第二书记。谢洛科夫很快就迁到了莫斯科，在庫图佐夫大街勃列日涅夫所住的那栋大楼里得到了一套宽大的住宅。尤·瓦·安德罗波夫也住在这栋楼里，比他高一层。

^① 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译者

还在1965年，勃列日涅夫及谢洛科夫的朋友康·斯·格·鲁舍沃依就成了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莫斯科军区政治部主任。从前毕业于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的格·谢·巴甫洛夫也占据了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重要岗位，此前，他在党的监察委员会机关里担任一项无足轻重的工作。原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办公厅任职的康·乌·契尔年科获得了苏共中央总务部长这个更为重要的职位。以楚卡诺夫为首的勃列日涅夫私人秘书班子也迅速扩大。到60年代末，这个班子里已有近20名助理和顾问。他们中的每个人又建立了自己的辅助机构。勃列日涅夫的朋友尼·阿·吉洪诺夫不仅由苏共中央的候补委员变为委员，而且由不那么显赫的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升到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位。

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的迅速高升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不满，他从高级党校里比较低微的位置上一下子变成了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因文化修养特别低而出名。他讲话时，听众以把报告中的重大错误和口误列成清单来取乐。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莫斯科的出版社出版了好几本特拉佩兹尼科夫所写的关于党史、农业问题及思想问题的书。他大概是把以前不能出版的一些手稿拿出来发表了。在已问世的一些书中，事实上的、语法和修辞上的错误比比皆是，从这些书中摘录出来的一些荒唐的、文理不通的、粗俗的语句与那些“萨姆伊兹达特”（地下出版物）一起，在莫斯科的知识分子中私下流传。我很难理解，这样的书怎么能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呢：要么是特拉佩兹尼科夫的编辑们比他的文化修养更低；要么是出版社故意地只对他的手稿做些最小的修改，好让作者丢丑。在苏共二十三大以后，特拉佩兹尼科夫成了苏共中央委员，因而加强了自己的地位，这时，他提出自

已作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的人选。在社会科学学部预选时，他的提名被通过了，但是在科学院院士全体大会上，他不仅没得到必需的2/3多数票，甚至连半数都没有得到。就这样演出了一出丑剧。社会科学学部的许多保守的学者要求重新投票。科学院院长穆·克尔德什把这一切都报告了苏斯洛夫，后者说，如果院士们要求重新投票，就应该这样做，但是对参加投票的人不应施加压力。苏斯洛夫是个思想保守的人，但是他毕竟有足够的文化修养，能够理解他的新下属是个什么货色。然而，苏斯洛夫也不愿意为特拉佩兹尼科夫的事跟勃列日涅夫发生冲突。在第二次科学院全体大会上，起来为特拉佩兹尼科夫辩护的有弗·米·赫沃斯托夫和鲍·亚·雷巴科夫院士，两人都是历史学部的。但是杰出的物理学家伊·叶·塔姆院士反对特拉佩兹尼科夫的人选，他非常在行地剖析了特拉佩兹尼科夫的三本书，做出了否定的评价。他所引证的东西确凿明白，不需做任何解释。所以第二次投票时，特拉佩兹尼科夫的提名又被多数人否定了。这件事的全部情况都被披露出来，以致有些政治局委员也建议解除特拉佩兹尼科夫苏共中央部长的职务，还讨论了关于任命他为教育部长的问题。但是遭到了柯西金的坚决反对。问题被搁置起来，勃列日涅夫最终还是保护住了自己的宠儿。不过特拉佩兹尼科夫已不能继续飞黄腾达了。直到1983年他还是苏共中央部长，最终是尤·弗·安德罗波夫把这个写作狂打发到养老金领取者的队伍里去了。

早在二十三大时就能够感觉得出，指挥棒是操在苏斯洛夫手中的。60年代末，机关里的干部遇到有争议的问题需要解决时，都要向他请教。勃列日涅夫也是这样，不跟苏斯洛夫商量他从不主动采取任何行动。这种状况使勃列日涅夫圈子